

神僧傳

卷七之九



神僧傳卷第七

慧安

釋慧安。姓衛氏。荊州支江人也。其貌端雅。紺髮。精青目。脩學法門。無不該貫。大業中。開通濟渠。追集夫丁。饑殍相望。安巡乞多鉢食。救其病乏。存濟者衆。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而止。時所居原谷之間。早霜傷苗稼。安居處獨無。聖曆二年四月。告門人學衆曰。各歸閉戶。至三更。有神人至。扈衛森森。和鈴缺缺。風雨偕至。其神旋繞其院。數遭安與之語。丁寧告誡。再拜而去。或問其故。曰。吾為嵩山神。受菩薩戒也。天后嘗問安。甲子對曰。不記也。曰。何不記耶。乃曰。生死之身。如循環乎。環無起盡。何用記為。而又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亦妄想。

耳。後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耶。天后
稽顙焉。聞安闢井。勅為鑿焉。安曰。此下有赤祥。慎其傷
物。將及泉。見蝦蟇。金色蠢然。出沮洳間。合其懸記。帝倍
加欽重。景龍三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
林間。待野火自焚之。勿違吾願。俄爾萬廻。和尚來見。安
猖狂執手。言論移刻。旁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
偃身而寐。春秋一百三十。

僧伽

僧伽大師。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遊此土。隸
名於楚州龍興寺。自此始露神異。初將弟子慧儼。至於
泗洲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其標下。掘
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居人

歎異。云。天眼先見吾曹。安得不施乎。於是爭求布施。嘗
卧賀跋氏家。身忽長其床榻各三尺許。人莫不驚恠。次
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欣慶。倍加信重。遂捨宅而
建寺焉。由此奇異之蹤。變現不一。初伽化行江表。止嘉
禾靈光寺。彼澤國也。民家漁梁。罾弋交午。伽苦敦喻其
諸殺業。陷墮於人。宜疾別圖生計。因而裂網折竿者多
矣。伽閑而宴息。見神告曰。天方亢陽。百姓苗死。身胡藏
其懶龍耶。伽曰。為之柰何。神曰。若今夕。但小指出窓隙
外。其如何。伽依之。其夜霆擊異常。質明視指。微有紅線
脉焉。伽曰。吾與此壤無緣。乃行抵晉陵。見國祥寺荒廢。
乃留衣於殿梁而去。後人聞異香芬馥。伽嘗記之曰。伊
寺有人王重興。去三十年後。果有僧俗姓全。為檀那矣。

通天萬歲中。於山陽衆中懸知嫌鄙。伽者乃昌言曰。吾有五十萬錢奉助功德。勿生橫議。伽於淮岸招呼一船。曰。汝有財施吾。可寬刑獄。汝所載者。剽略得耳。盜依言盡捨佛殿。由是立成。無幾盜敗。拘於揚子縣獄。伽乘雲下慰喻。言無苦。不日果赦。文至免死矣。昔在長安。附馬都尉武攸暨有疾。伽以澡罐水噴之。而愈。聲震天邑。後有疾者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獅子而瘳。或擲水瓶。或令謝過。驗非虛設。福不唐捐。却彼身灾。則求馬警其風厄。則索扇。或認盜夫之錢。或咋黑繩之頸。或尋羅漢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預知大雪。或救旱飛雨。神變無方。莫測恒度。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尊為國師。尋出居薦福寺。嘗獨處一室。而頂上有一穴。

恒以絮室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烟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頂中。又以絮室之。師嘗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於內殿。語師曰。京邑無雨。已是數月。願師慈悲。解朕憂迫。師將瓶水。汎灑。俄頃陰雲驟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詔賜所脩寺額。以臨淮寺為名。師請以普照王寺為名。蓋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廟諱。乃改為普光王寺。仍御筆親書其額。以賜焉。至四年三月二日。於長安薦福寺。端坐而終。中宗即令於薦福寺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歛起。臭氣遍滿。中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也。中宗默然。心許其臭。頃息。頃刻之間。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臨淮。起

塔供養。即今塔是也。後中宗問萬迴師曰。僧加大師何人耶。迴曰。是觀音化身也。法華經普門品云。應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此即是也。先師至長安。萬迴禮謁甚恭。師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師遷化後。不數月。迴亦卒。

惠安

釋惠安。未詳何許人也。發言多中。好為厭勝之術。時唐休璟既立邊功。貴盛無比。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即拜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拔為曹州刺史。其

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蹤也。既得。願以報某。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得張君者。家甚貧。為京卑官。即日拜贊善大夫。又旬日用為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謂曰。已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以教之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且莫喻其旨。及將赴郡。告辭於休璟。璟曰。聞貴郡多善犬。願得其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既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且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恩深。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獨某家有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君大喜。即取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

曰。郡內所有唯此耳。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家民有一馬。民極惜之。非君侯親往不可取之。張君即命駕齋厚直而訪之。果得焉。其狀與吏所獻者不異。而神彩過之。張君甚喜。即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大悅。且竒其狀。以為所未嘗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為之備。休璟即留僧宿其第。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于榻之隅。其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徹左右與僧寐焉。迨曉。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謂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

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為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驚且詰曰。汝為誰。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且將致害相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遂為所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二犬見之。乃蹲於樹下。某伺其他去。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即甘死於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蓋受制於人耳。願釋之。休璟命解縛。其賊拜泣而去。休璟謝其僧曰。賴吾師。不然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豈所能為哉。休璟有表弟盧軫在荆門。有術士告之。君將有灾戾。當求一善禳者為庶可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璟。請求之。僧即一書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書

達荆州而軫已卒。其家開視其書。徒一幅紙。無文字焉。休璟益竒之。後數年遁去。不知所適。

秀師

釋秀。俗姓李氏。汴州陳留人。習禪精苦。初至荆州。後移洛都天宮寺。深為武太后所敬禮。玄鑒默識。中若符契。長安中入京。住資聖寺。忽戒禪院弟子滅燈燭。弟子留長明燈。亦令滅之。因說火災難測。不可不備。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災。又有一寺鐘樓遭火。又一寺經藏焚爇。殊可痛惜。寺衆不知其意。至夜失火。果焚佛殿鐘樓及經藏三所。唐玄宗在藩時。嘗與諸王俱詣作禮。留施一笛。玄宗出後。秀召弟子曰。謹掌此。後有要時。當獻上也。及玄宗登極。達摩等方悟其言。取笛以進。秀師年

百歲。卒於此寺。瘞於龍門山。道俗奔赴數千人。燕國公張說為其碑文。

萬迴

萬迴師。閩鄉人也。俗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因姓迴。迴生而愚。八九歲。方言語。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及長。父令耕田。迴耕直去。不顧。口惟連稱平等。因耕一隴。長數十里。遇溝坑。見阻乃止。其父怒而擊之。迴曰。總耕何分彼此。乃止擊。而罷耕。迴兄戍役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亡矣。日夕涕泣。憂思不止。迴顧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信且疑。曰。然。迴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之屬。請悉備焉。其將往視之。忽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善矣。

發書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號曰萬迴。先是玄奘向佛國取經。見佛龕題曰。菩薩萬迴。謫向閩鄉地教化。奘馳驛至閩鄉。問此有萬迴無。令呼之。萬迴至。奘禮之。施三衣。瓶鉢而去。後則天追入內。語事多驗。時張易之大起第宅。萬迴嘗指曰。將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誅。以其宅為將作監。嘗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曰。三郎所汝頭。韋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變。遂鴆之。不悟為玄宗所誅也。天后朝。任酷吏行羅織事。官稍高隆者。日別妻子。時崔日用。武平。宋之問。沈佺期。岑羲。薛稷。見迴皆肅揖。鄭重問訊。諸公曰。各欲聖人一言以定吉凶。撫沈背曰。汝真才子。沈不勝其喜。曰。聖人與我受記。諸弟子不可更爭。又謂

武曰。與汝作名佛童。當無憂也。目羲稷有不善之色。岑以馬避之。目稷云。此是野狐。其言何足懼也。乃顧云。汝亦不免。及羲稷之誅。人益貴重。玄宗潛龍時。與門人張暉等同謁。迴見帝。甚至褻瀆。將凍杖呼且逐之。同往皆被驅出。曳帝入。反扃其戶。撫帝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自愛。已後即不知也。張公等門外。歷歷聞其言。故傾心翼戴焉。五十年後。蓋指祿山之禍也。及睿宗在藩邸時。或遊行人間。萬迴於聚落街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睿宗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則天以示萬迴。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精。養之宜。兄弟後生申王。儀形瓌偉。善於飲啖。景龍中。時時出入。士庶貴賤。競來禮拜。萬迴披錦袍。或笑罵。或

擊鼓然後隨事為驗。太平公主為造宅於己宅之右。景雲中卒於此宅。臨終大呼。遣求本鄉河水。弟子徒侶覓無。萬迴曰。堂前是河水。便於堦下掘井。忽然河水湧出。飲竟而終。此坊井水至今甘美。

處寂

釋處寂。俗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實脩禪師。服勤寡慾。與物無競。雅通玄奧。天后聞之。詔入內。賜摩納僧伽梨。辭乞歸山。涉四十年。迄不到聚落。坐一胡床。宴默不寐。常有帟躡伏座下。如家畜類。資民所重。學其道者臻萃。由是頗形奇異。如無相大師自新羅國將來。謁詵禪師。寂預戒衆曰。外來之賓。明日當見矣。宜灑掃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也。開元初。新除太守王暉上任。處分令

境內。應是沙門。追集。惟寂久不下山。或勸寂往。參。免為厲階。寂謂弟子曰。汝雖出家。猶未識業。吾之未死。王暉其如吾何。迨暉上官三日。緇徒畢至。或曰。唯處寂蔑視藩侯。弗來致賀。暉微怒也。屈諸僧升廳。坐已。將啓怒端。問寂違拒之由。愠色勃興。僧皆股慄。暉俄然仆地。左右扶掖歸宅。至廳。事後屏樹。如被摑頰之聲。尋爾氣絕。寂年八十七歲。示滅。資中至今崇仰焉。

元珪

釋元珪。姓李氏。伊闕人也。悟少林寺禪師大通心要。深入玄微。遂卜廬于嶽中。龐鳩謂其徒仁素曰。吾始入寺。東嶺。吾滅。汝必塔吾骸于此。珪安禪于巖阿。時有義冠袴褶。部曲繁多。稱謁大師。珪觀其貌偉。精爽不倫。謂之

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曰。師寧識我耶。珪曰。吾觀佛與
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對曰。我此嶽神也。吾能
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汝能生死於人。
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
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
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嶽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
正直於餘神。豈能知師有廣大之智辨乎。願授之正戒。
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神既乞戒。即既戒矣。所以者
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
戒。我身為門弟子。珪辭不獲。即為張座焚香。秉爐正机。
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即向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洗
耳傾聽。虚心納教。珪曰。汝能不婬乎。神曰。亦娶也。曰。非

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乏
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
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柄在躬。焉曰不殺。
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神曰能。曰。能不妄乎。曰。
吾本正直。焉能有妄。曰。非此謂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
神曰能。曰。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即佛戒
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
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
日變化。而不為動。寂然而不為體。悟此。則雖娶非妻也。
雖享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愆也。若
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婬。福淫禍善。不為盜。濫誤
混疑。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愆荒顛倒。不為醉。是謂

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
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珪曰。汝神
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
席。啓跪。頗恭。曰。可得聞乎。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
乎。曰。不能。珪曰。是為五不能也。又曰。佛能空一切相。成
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
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為
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
增減。亘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
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
一切法耳。作用冥現。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作用必不

普周焉。嶽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
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珪曰。吾觀身無
物。觀無常法窟。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為世間
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
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
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為是。無為是。神曰。佛亦使神護
法。師寧隳叛佛耶。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
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此樹
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又曰。我必昏夜風雨。擺搖震
運。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珪門送而觀之。見儀衛如王
者之行仗。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雷。隆棟壯宇。岌
礫將圯。定僧膽動。宿鳥聲狂。互相敲磕。蓋物不安所。

乃謂衆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珪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為口實。人將妖我也。以開元四年卒。壽七十三。

通玄

通玄。姓李氏。太原東北人也。舉動之間。不可量度。身長七尺餘。形貌紫色。眉長過目。鬚鬢如畫。髮紺而螺旋。脣紅潤。齒密緻。戴樺皮冠。衣大布。縫掖之制。腰不束帶。足不躡履。雖冬無皴。坳旬鞞音之患。夏無垢汗之侵。放曠自得。靡所拘絆。而該博古今。洞精儒釋。發于辭氣。若鏗巨鐘。而傾心華歲。未始輟懷。開元七年春。貴新華嚴經。曳筇自定襄而至并部。孟縣之西南。同穎鄉大賢村高。山奴家。止於偏房中。造論演暢。華嚴不出戶庭。幾于三

載。高與隣里。怪而不測。每日食棗十顆。柏葉餅一枚。餘無所須。其後移於南谷馬家古佛堂側。立小土屋。閑處宴息焉。高氏供棗餅亦至。嘗貴其論。并經往韓氏莊中。路遇一虎。玄撫其背。以所負經論。搭載去。土龕中。虎珥耳前行。其處無泉可汲用。會暴風雨。拔老松去。可百尺餘。成池。約深丈許。其味香甘。至今呼為長者泉。里人多因愆陽。臨之祈雨。或多應焉。又造論之時。室無脂燭。每夜秉翰於口。兩角出白色光。長尺餘。炳然通照。以為恒矣。自到土龕。俄有二女子。韶顏都雅。每日饋食。一奩于龕前。玄食已。徹器而去。凡經五載。至於紙墨。供送無虧。論成。泯然不現。所造論四十卷。總括八十卷經之文義。次決疑論四卷。一日鄉人聚飲之次。玄來謂之曰。汝等

好住。吾今去矣。鄉人驚怪。謂為他適。乃曰。吾終矣。皆悲泣。戀慕。送至土龕。曰。去住常也。鄉人下坡。迴顧其處。雲霧昏暗。至子時。儼然坐亡。龕中白色。光從頂出。上徹太虛。即開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也。報齡九十六。達旦數人登山。見其龕室內。蛇虺填滿。莫得而前。相與啓告。蛇虺交散。少長追感。結輿迎于太山之北。甃石為墳。而葬之。葬日有二斑鹿。雙白鶴。雜類鳥獸。若悲戀之狀焉。

一行

釋一行。俗姓張氏。鉅鹿人也。本名遂。早歲不羣。聰黠明利。有老成之風。讀書不再。已暗誦矣。師事普寂禪師。出家。剃染於嵩山。師嘗設食於寺。大會群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數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

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為文。讚歎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授之。致於几案上。鍾梵既作。鴻謂普寂曰。某為文數千言。况其字僻而言怪。蓋於群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為傳授。寂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於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踈脫。而竊怪之。俄而群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典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求訪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株。門前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筭。其聲藪藪。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

其術而門水復東流矣。自此聲振遐迩。玄宗聞之。召令入內。謂曰。卿何能。對曰。善記覽。玄宗因召掖庭取官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榻為之作禮。呼為聖人。嗟嘆良久。尋乃詔對無恒。占其灾福。若指于掌。言多補益。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曆。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一行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楊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初

一行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嘗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贖也。君上執法。難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於中。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方某角有廢園。汝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群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

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帝嘗問國祚幾何。有留難否。行曰。鑿與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其故。不荅。退以小金合進之。曰。至萬里即開。帝一日發合視之。蓋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成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唐至昭宗而滅。故終吉。至開元末。裴寬為河南尹。寬深信佛法。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或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遲迴。休息。寬乃屏賓從。止於空室。見寂潔滌正堂。

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頷云。無不可者。語訖。復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唯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聲鍾。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其言。滅度後。寬服練經。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春秋四十五。帝哭之哀甚。輟朝三日。停龕三七日。行容貌如生。帝親製碑書于石。出內庫錢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謚曰大慧禪師。

無畏

釋無畏。三歲。本天竺人。讓國出家。道德名稱。為天竺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謁於玄宗。

玄宗見而敬信焉。因謂三藏曰：師不遠而來，故倦矣。欲於何方休息耶？三藏進曰：臣在天竺時，嘗聞大唐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律禁戒堅苦，焚脩精潔。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麤易，往往乘醉喧競穢污茵席。宣律頗不能甘之。忽中夜，宣律捫虱，將投于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律師！律師！撲死佛子耶？宣律方知其為異人也。整衣作禮而師事焉。在洛時，有巨蛇高丈餘，長且百尺，其狀甚異。蟠遶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畏語曰：此蛇欲決水，潴洛城。即說佛書義，其蛇至夕則駕風露來，若傾聽狀。畏責之曰：尔蛇也，當居深山中，用安其所，何為將欲肆毒於世耶？速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若有慙色，遂俯于地，頃而死焉。其後安祿山據洛陽，盡毀宗廟，果符其言。開元十年七月旱，帝遣使詔無畏請雨。畏持滿鉢水，以小刀攪之，誦呪數番，即有物如蚪龍從鉢中矯首水面，畏呪遣之。白氣自鉢騰涌，語詔使曰：速歸，雨即至矣。詔使馳出，頃刻風雷震電，詔使趨入奏御。衣巾已透濕，霖雨彌日而息。又嘗淫雨逾時，詔畏止之。畏捏泥媪五軀，向之作梵語叱罵者，即刻而霽。嘗過龍河，以一橐駝負經沒水，畏懼失經，遽隨之入水。於是龍王邀之入宮講法，為留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類此。

金剛智

釋跋日羅菩提，華言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國人也。生數歲，日誦萬言，目覽心傳，終身不忘。年十六，開悟佛理。

乃削染出家。後師歷遊諸國。至開元中。達于廣府。後隨
駕洛陽。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嶽瀆靈祠禱之。無
應。乃詔智結壇祈請。於是用不空鈎依菩薩法。在所住
處起壇。深四肘。躬繪七俱胝菩薩像。立期以開光明。日
定。隨雨焉。帝使一行禪師謹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氣熾
熾。徒冬切天無浮翳。午後方開眉眼。即時西北風生。飛瓦
振樹。崩雲泄雨。遠近驚駭。而結壇之地。穿穴其屋。洪注
道場。質明。京師士庶。皆云智獲一龍。穿屋飛去。求觀其
處。自千萬人。初帝之弟二十五公主。甚鍾其愛。久疾不
救。移卧於咸宜外館。閉目不語。已經旬朔。有勅令智授
之戒法。此乃料其必終。故有是命。智詣彼。擇取宮中七
歲二女子。以緋繒纏其面目。卧於地。使牛仙童寫勅一

紙。焚於他所。智以密語呪之。二女冥然。誦得不遺一字。
智入三摩地。以不思議力。令二女持勅。詣瑛摩王。食頃
間。王令公主亡保母劉氏護送。公主魂隨二女至。於是
公主起坐。開目。言語如常。帝聞之。不俟仗衛。馳騎往于
外館。公主奏曰。冥數難移。今王遣回。略觀聖顏而已。可
半日間。然後長逝。自爾帝方加歸仰焉。武貴妃寵異六
宮。荐施寶玩。智勸貴妃急造金剛壽命菩薩。又勸河東
郡王於毘盧遮那塔中繪像。謂門人曰。此二人者。壽命
非久矣。經數月。皆如其言。至二十年壬申八月。既望。於
洛陽廣福寺命門人曰。白月圓時。吾當去矣。遂禮毘盧
遮那佛。旋遶七匝。退歸本院。焚香發願。頂戴梵夾。并新
譯教法。付囑訖。寂然而化。

鑑源

釋鑑源不知何許人。素行甄明。後講華嚴經。號為勝集。日供千人粥食。其倉庫中米粟纒數百斛。取之不竭。沿夏涉秋。未嘗告匱。冥感如此。後多徵應。有慧觀禪師見三百餘僧持蓮燈。凌空而去。歷歷如流星焉。開元中。崔冀公寧疑其妖妄。躬自入山宿。預禁山四方面。各三十里火光。至第三夜。有百餘支燈。現兼紅光。可千餘尺。冀公蹶然作禮。歎未曾有。時松間出金色手。長七尺許。有二菩薩。黃白金色。閃爍然。復庭前栢樹上。晝現一燈。其明如日。橫布玻瓈山。可三里所。寶珠一顆。圓一丈。熠爚可愛。西嶺山門懸大虹橋。橋上梵僧老叟童子。間出。有二炬爛然空中。如相迎送交過之狀。下有四菩薩。兩兩

偶立。放通身光。可高六七十尺。復見大松林後。忽有寺額篆書三學字。又燈下垂繡帶二條。東林之間。夜出金山。月當于午。金銀二色燈列於知鉉師墳側。韋南康臯每三月就寺設三百菩薩大齋。菩薩現相焉。

義福

僧義福者。上黨人也。梵行精脩。相好端潔。搢紳士庶。翕然歸依。嘗從駕往東都。所歷郡縣。人皆傾向。檀施巨萬。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其學徒。告以將終。兵部侍郎張均。中書侍郎嚴挺之。刑部侍郎房瑄。禮部侍郎韋涉。常所禮謁。是日亦同相造焉。義福乃昇座為門徒演法。乃曰。吾歿於是日。當以決別耳。久之。張謂房曰。某宿歲餌金丹。爾來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義福謂房曰。某與

張公遊有年數矣。張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法會。足以免難。惜哉。乃携房之手曰。必為中興名臣。公其勉之。言訖而終。及祿山之亂。張均陷賊庭。授偽署。房館翊贊兩朝。竟立大節。

真表

真表者。百濟人也。家在金山。世事弋獵。後入深山。以刀截髮。苦到懺悔。舉身撲地。志求戒法。誓願要期。彌勒菩薩授我戒法也。夜倍日功。遶旋叩搥。心心無間。念念翹勤。經于七宵。詰旦見地。藏菩薩手搖金錫。為表榮發。教發戒緣。作受前方便。感斯瑞應。勇猛過前。二七日滿。有大鬼現。可怖相。而推表墜于巖下。身無所傷。匍匐就登石壇上。加復魔相未休。首端千緒。至第三七日。質明。有

吉祥鳥鳴曰。菩薩來也。乃見白雲若浸粉然。更無高下。山川平滿。成銀色世界。兜率天主。逶迤自在。儀衛陸離。圍遶石壇。香風花雨。一時交集。須臾慈氏徐步而行。至于壇所。垂手摩表頂曰。善哉。大丈夫。求戒如是。至于再。至于三。蘇迷盧可手攘而却。爾心終不退。乃為授法。表身心和悅。猶如三禪意識。與樂根相應也。四萬二千福河常流。一切功德。尋發天眼焉。慈氏躬授三法衣。瓦鉢復賜名曰真表。又於昧下出二物。非牙非舌。乃籤檢之制也。一題曰九者。一題曰八者。各二字。付度表云。若人求戒。當先悔罪。罪福則持犯性也。更加一百八籤。籤上署百八煩惱名目。如來戒人。或九十日。或四十日。或三十七日。行懺苦到精進。期滿限終。將九八二籤。參合百八者。

佛前望空而擲其籤。墮地以驗其罪。滅不滅之。相若百八籤。飛逗四畔。唯八九二籤卓然壇心而立者。即得上品戒焉。若衆籤雖遠。或一二來觸九八籤。拈觀是何煩惱名。抑令人重覆懺悔已。正將重悔煩惱籤和九八者。擲其煩惱籤去者。名中品戒焉。若衆籤埋覆九八者。則罪不滅。不得戒也。設加懺悔。過九十日。得下品戒焉。慈氏重告誨云。八者新熏也。九者本有也。囑累已。大仗既迴。山川雲霧。於是持天衣。執天鉢。猶如五夏比丘。徇道下山。草木為其低垂。覆路殊無溪谷高下之別。飛禽鷲獸。馴伏步前。又聞空中唱告村落聚邑。言菩薩出山來。何不迎接。時則人民男女。布髮掩泥者。脫衣覆路者。檀鬪毘能承足者。花網美褥填坑者。表咸曲副人情。一

一迪踐。有女子提半端白氈。覆于途中。表似驚忙之色。迴避別行。女子怪其不平等。表曰。吾非無慈不均也。適觀氈間皆是狶子。吾慮傷生。避其悞犯耳。原其女子本屠家。販買得此布也。自爾常有二虎左右隨行。表語之曰。吾不入鄆郭。汝可導引。至可脩行處。則乃緩步而行。三十來里。就一山坡。蹲踞于前。時則挂錫樹枝。敷草端坐。四望信士。不勸自來。同造伽藍。號金山寺焉。

明達

明達師者。不知其所來。於閩鄉縣住萬迴故寺。往來過客。皆謁明達。以問休咎。明達不答。但見其旨趣而已。曾有人謁明達。問曰。欲至京謁親。親安否。明達授以竹杖。至京而親亡。又有謁達者。達取寺家馬。令乘之。使南北

馳。馳訖勒去。其人至京。授採訪判官。乘驛無所不至。又有謁達者。達以所持杖畫地為堆阜。以杖撞築之地。因坑曰。人不曉。至京背有發腫。割之血流迨地。李林甫為黃門侍郎。扈從西還。謁達。加秤於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門為湖城令。達忽請其小馬。雍門不與。間一日乘馬將出。馬忽庭中。人立。雍門墜馬而死。如此頗衆。達又嘗當寺門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馬何多。又長嘆曰。此中觸處。總是軍隊。及哥舒翰擁兵潼關。拒逆胡。關下閭鄉盡為戰場矣。

法秀

釋法秀者。未詳何許人也。居于京師。遊于咸鎬之間。以勸率衆緣。多成善務。至老未嘗休懈。開元末。明皇嘗夢

人云。將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迴向寺布施。及覺。問左右。並云無。乃遣募緇徒。道高者令尋訪。秀出應召。曰。某知迴向寺處。問要幾人。曰。但得齋持所物。及名香一斤。即可矣。遂授之。秀徑入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處。都無所見。忽遇一碾石。驚曰。此人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携香。禮祝哀祈。自午至夕。良久。谷中霧起。咫尺不辨。近來漸散。當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瓏如畫。少頃。轉分明。見一寺。若在雲間。三門巨額。諦視之。乃迴向也。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聞鐘磬及禮佛之聲。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老僧。曰。唐皇帝萬福。令與人相隨。厯房散手巾等。唯餘一分。一房但空榻無人。有一衣服坐席。似有所適者。遂却見老僧。僧曰。更往當已來矣。

秀復至欲授手巾等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矣。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顧侍者曰。彼房取尺八來。至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者。國內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今限亦滿。即却歸矣。明日遣就齋。齋訖曰。汝當迴。可將此尺八付汝主。并袈裟手巾令自收。秀膜拜而迴。童子送出。纔數步。又雲霧四合。及散。則不復見寺矣。乃持手中袈裟尺八。等進於玄宗。及召見。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悅。持以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十餘年。遂有祿山之禍。所見胡僧。即祿山也。秀感所遇。精進倍切。不知所終。

懶殘

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寮懶殘所為。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懶殘經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懶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謹敬。唯拜而已。懶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脩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頽下。其緣山磴道。為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

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脩事。嬾
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為狂人。嬾殘曰。
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
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
聖。刺史奉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
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嬾殘曰。授我毒為爾盡。驅除
之。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躡
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嚼之而去。嬾殘既去。虎亦絕蹤。
後李公果十年為相也。

西域僧

釋天竺亡名僧者。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
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輦。當韋臯之生也。

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召自來。韋氏家僮咸怒之。
以弊席坐于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
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
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三日。吾師何故
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
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為
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於世。將為蜀門帥。且受
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生。韋氏
吾故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臯自
少。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門十八
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本淨

釋本淨未詳何許人。道氣高抗。聞閩嶺多禪宗知識。磨
往參之。又聞長溪霍童山多神仙洞府。然山中不容凡
俗。淨乃入山結茅為室。室側有毒龍石穴。其龍夭矯而
出。變現無恒。遂呼召之。而馴擾焉。又諸猛虎橫路為害。
樵者不敢深入。淨撫其頭。誠約丁寧。虎弭耳而去。嘗清
宵有九人冠幘袴褶。稱寄宿盡納諸菴內。明旦告辭。偕
化為鶴。鳴唳空中而去。淨後罔知其終。

懷玉

釋懷玉。姓高氏。丹丘人也。執持律法。名節峭然。一食長
坐。蚤虱恣生。唯一布衣。行懺悔之法。課其一日念彌陀
佛五萬口。通誦彌陀經三十萬卷。翌日俄見西方聖像。
數若恒沙。有一人擎白銀臺從窓而入。玉云。我合得金

臺。銀臺却出。玉倍虔志。後空聲報云。頭上已有光暈矣。
請加趺。結彌陀佛印。時佛光充室。玉手約人退曰。莫觸
此光明。數日又有白毫光現。聖衆滿空。玉云。若聞異香。
我報將盡。須臾香氣盈空。海衆遍滿。見阿彌陀佛。觀音
勢至。身金色。共御金剛臺來迎。玉含笑而終。

無相

釋無相。新羅國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玄宗召見。隸於
禪定寺。號無相。遂入深溪谷巖下坐禪。有黑犢二。交角
盤礴於座下。近身甚急。毛手入其袖。其冷如冰。捫摸至
腹。相殊不傾動。每入定。多是五日為度。忽雲深。有二猛
獸來。相自洗拭。躡卧其前。額以身施其食。二獸從頭至
足。嗅而而去。往往夜間坐床下。搗虎鬚毛。既而山居稍

久衣破髮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復止復構精舍於亂墓間成都縣令楊翌疑其幻惑乃追至命徒二十餘人曳之徒近相身一皆戰慄心神俱失頃之大風卒起沙石飛颺直入廳事飄簾捲幕楊翌叩頭拜伏喘不敢語懺畢風止奉送舊所相至成都也忽有一力士稱捨力伐柴供僧厨用相之弟本國新為王矣懼其却迴其國危殆將遣刺客來屠之相已冥知矣忽曰供柴賢者暫來謂之曰今夜有客曰灼然又曰莫傷佛子至夜薪者持刀挾席坐禪座之側逡巡覺壁上有物下遂躍起揮刀巨胡身首分於地矣後門素有巨坑乃曳去瘞之復以土拌滅其跡而去質明相令召伐柴者謝之已不見矣嘗指其浮圖前柏曰此樹與塔齊塔當毀矣至會昌廢毀正與塔齊又言寺前二小池左羹右飯齋施時少則令淘浚之果來供設其神異多此類也以至德元年卒壽七十七。

嵩岳僧

嵩岳破竈墮和尚隱居嵩高山山有廟甚靈惟安一竈祭無虛日師入廟以杖擊竈云此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又擊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一青衣人設拜師前曰我本此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生特來禮謝再拜而去少頃徒衆問師竈神得何經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為伊衆無語師良久云會麼衆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衆僧乃禮拜師曰破也墮也於是其衆大悟

玄旨。

儀光

儀光禪師住青龍寺。行業至高。有朝士妻喪。請師至家。脩福。師住其家數日。居於廡前。大申供養。俗每人死。謁巫。巫即言其殺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門。潛去不告師。師但於堂前明燈讀經。弟子十二人侍之。夜將半。聞堂中人起。取衣服開門聲。有一婦人出堂。便往厨中營食。汲水吹火。師以為家人。不之怪也。及將曙。婦人進食捧盤來前。猶帶面衣。徒跣再拜。言曰。勞師降臨。今家人總出。恐齋粥失時。弟子故起為師造之。師知是亡人。乃受其獻。方祝。祝未畢。聞開堂北戶聲。婦人速曰。兒子來矣。因奔赴堂內。則聞哭。哭畢。家人謁師問安否。見盤中粥。問師曰。弟子等夜來實避殃禍。不令師知。家內無人。此粥誰所造。師笑不荅。堂內青衣驚曰。亡者夜何故橫卧。手即汚麩。足又染泥。何謂也。師乃指所造粥以示之。舉家驚異焉。

慧因

僧慧因善三論。及法華金剛經。常為講說。至德中。黃昏時見一人入門。云。王請法師。因遂僵仆。惟心頂煖。七日却蘇。云。初随使者至一城。極甚宏麗。入見王。從數百人下殿。至閣門拜曰。弟子不幸。主世名祿。兼治罪甚。用為苦聞。上人善講金剛經。幸為敷析。於是就坐。講畢。王施絹三百匹。遂令送歸。次見一講堂。有百餘僧。相與談論。初極禮法。少時各爭競。於手指上各生鐵爪。共相拏摑。

神僧傳卷第八
血肉塗地。牛頭巨卒。以火燎之。盡成灰粉。須臾又復本
身。因驚懼却蘇。蹙然而起。綃已。在櫃與前數同。遂得此
施作功德。自此更不講說。惟持經而已。

普滿

僧普滿。隨意所為。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喻其旨。以言
事。往往有驗。故時人待之為萬迴。後於潞州佛舍中題
詩數篇而亡。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
將赤虎。還號太平年。題詩後。人莫能知。及賊泚稱兵。衆
方解悟。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也。雙珠者。泚
與滔也。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者木也。丑者牛也。
明年改元貞元。歲在丙寅。丙者火也。寅者虎也。至是賊
已平。故云。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
神僧傳卷第七

神僧傳卷第八

地藏

釋地藏。俗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支屬也。心慈而貌惡。穎
悟天然。于時落髮出家。涉海徒行。振錫觀方。至池陽觀
九子山。心甚樂之。乃徑造其峯而居焉。地藏嘗為毒螫。音
端坐無念。俄有美婦人作禮饋藥。云。小兒無知。願出泉
以補過。言訖不見。視坐左右間。沛然流衍。時謂為九子
山神。為湧泉資用也。至德年初。有諸葛節率村父。自麓
登高深極無人。唯地藏孤然。閉目石室。其房有折足鼎鼎
中。白土和少米。烹而食之。羣老驚歎曰。和尚如斯苦行。
我曹山下列居之。咎耳。相與同構禪宇。不累載而成大
伽藍。本國聞之。率以渡海相尋。其徒且多。無以資歲。藏

乃發石得土。其色清白。不礫。坳甚如麪。而共衆食。其衆請法以資神。不以食而養命。南方彌為枯槁。衆莫不宗仰。龍潭之側有白堦。時聞。取之無盡。一日忽召衆告別。固知攸往。但聞山塢石墮。扣鍾嘶嘎。所訝。跣趺而滅。年九十九。其屍坐于函中。泊三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舉舁之際。骨節若撼金鎖焉。

鑒真

釋鑒真。姓淳于氏。廣陵江陽縣人也。總角隨父入大雲寺。見佛像。感動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竒其志。許焉。後為一方宗首。時日本國有沙門榮叡。普照等。東來募法。真許往。遂買舟自廣陵。賫經律法。離岸至越州浦。止署風山。真夜夢甚靈異。纔出洋。遇惡風。濤舟人顧其垂沒。

有投棄機。音香木者。聞空中聲云。勿投棄。時見舳艫各有神。將介甲操仗焉。尋時風定。俄漂入蛇海。其蛇長三丈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次一洋。純見飛鳥集于舟背。壓之幾沒。泊出鳥海。乏水。俄泊一島。池且泓澄。人飲甘美。相次達于日本。其國王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號大和尚。以代宗廣德元年。無疾辭衆坐亡。身不傾壞。至今其身不施。苧沫。其國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

無漏

釋無漏。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次子也。少附海艦。達于中華。欲遊五竺。禮佛八塔。既渡沙漠。涉于闐已。西至葱嶺。入大伽藍。其中比丘。皆不測之僧也。問漏攸往之意。未

有奇節而詣天竺。僧曰。舊記無名。未可輒去。此有毒龍池。可往教化。如其有驗。方利涉也。漏依請登池岸。唯見一胡床。乃據而坐。至夜將艾。雷電交作。其怪物吐氣蓬。教種種變現。眩曜無恒。漏瞑目不搖動。久之。乃有巨蛇。驤首于膝上。漏悲閔之。極為受三歸而去。復作老人形。來致謝曰。蒙師度脫。義無久居。吾三日後。捨鱗介苦。依得生勝處。此去南有盤石。是弟子捨形之所。亦望間預相尋遺骸可矣。漏默許之。又曰。必須願往天竺者。此有觀音聖像。禱無虛應。可祈告之。得吉祥兆。可去勿疑。漏乃立於像前。入於禪定。如是度四十九日。身嬰虛腫。略無傾倚。旋有鼠兒。猶彈丸許。咋左脛。潰黃色。薄膿可累斗而愈。漏限滿。獲應。羣僧語之曰。觀師化緣。合在唐土。

心存化物。所利滋多。足倦遊方。空加聞見。不可強化。師所知乎。漏意其賢聖之言。必無唐教。如是却迴。臨行謂漏曰。逢蘭即住。所還之路。山名蘭。乃馬前記。遂入其中。得白草谷。結茅栖止。無何。安史兵亂。肅宗訓兵靈武。屢夢有金色人。念寶勝佛於御前。翼日以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沙門行迹。不羣。居于此山。恒誦此佛號。召至。帝視之。曰。真夢中人也。及旋置之。內寺供養。累上表章。願還舊隱。帝心眷重。未遂歸山。俄云示滅焉。一日忽於內門右闔之上。化成雙足形。不及地者數尺。閣吏上奏。帝乘步輦親臨。其所得遺表。乞歸葬舊隱山之下。即時依可。遣中使監護送導。先是漏行化多由懷遠縣。因置廨署。謂之下院。喪至此。神座不可輒舉。衆議移入構別。

堂宇安之。至今真體端然。曾無變壞。

不空

釋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羅華言不空金剛。止行二字。畧也。本北天竺婆羅門族。幼失所天。隨林父觀光東國。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藏。初導以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決旬已通矣。後同弟子舍光慧誓扶件切等三十七人。附崑崙船。離南海。至訶陵國界。遇大黑風。衆商惶怖。各作本國法禳之。無驗。皆膜拜求哀。乞加救護。慧誓等慟哭。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憂。遂右手執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經夾。作法誦大隨求一徧。即時風偃。海澄。又遇大鯨出水。噴浪若山。甚於前患。衆商甘心委命。空同前作法。令慧誓誦娑竭龍王經。逡巡衆難俱息。既

神僧傳卷八

三

達師子國。王遣使迎之。極備供養。一日王作調象戲。人皆登高望之。無敢近者。空口誦手印。住於慈定。當衢而立。狂象數頭。頓皆徒郎切跌。舉國竒之。次遊五印度境。屢彰瑞應。至天寶五載。還京。是歲終夏。愆陽。詔令祈雨。制曰。時不得賒。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壇。未盡三日。雨已浹洽。帝大悅。後因一日大風卒起。詔空禳止。請銀瓶一枚。作法加持。須臾戢靜。忽因池鵝誤觸。瓶傾。其風又作。急暴過前。勅令再止。隨止。隨效。帝乃賜號曰智藏焉。天寶八載。許迴本國。乘驛騎五匹。至南海郡。有勅再留。至德初。鑾駕在靈武。鳳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肅宗。亦密遣使者求秘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隨求真言祓除。至七。過翼日。乃瘳。帝

神僧傳卷八

四

愈加殊禮焉。肅宗厭世。代宗即位。息渥彌厚。又以京師春夏不雨。詔空祈請。如三日內雨。是和尚法力。三日已往而霈然者。非法力也。空受勅立壇。至第二日。大雨云足。一歲復大旱。京兆尹蕭昕詣寺請為結壇致雨。不空命其徒取樺皮僅尺餘。續小龍於其上。而以爐香甌水置於前。轉吹震舌。呼使呪之。食頃。即以續龍授昕曰。可投此于曲江中。投訖。亟還。無冒風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龍纜尺餘。搖鬣振鱗。自水出。俄而龍長數丈。狀如曳素。倏忽亘天。昕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永崇里第。衢中之水已決渠矣。至永泰中。香水沐浴。東首倚卧。北面瞻禮。闕庭以大印身定中。而寐茶毗。火滅。收舍利數百粒。其頂骨不燃。中有舍利一顆。

半隱半現。勅於本院別起塔焉。初玄宗召術士羅公遠與空角法。同在便殿。羅時時反手搔背。空曰。借尊師如意。時殿上有花石。空揮如意擊碎於其前。羅再三取如意。不得。帝意欲起取。空曰。上勿起。此影耳。乃舉手示羅。如意復完然在手。又北邙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見之。矯首若丘陵。夜常承吸露氣。見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如何見度。每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懷也。空為其受歸戒。說因果。且曰。汝以瞋心。故受今報。那復恚恨乎。吾力何及。當師吾言。此身必捨矣。後樵子見蛇死澗下。臭聞數里。又一日風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樹木有拔仆者。遽召空止之。空於寺庭中捏泥媪五六。溜水作梵言罵之。有頃。開霽矣。嘗西蕃大石康三國帥兵圍西

涼府詔空入帝御于道場空秉香爐誦仁王密語二七徧帝見神兵可五百負在于殿庭驚問空空曰毗沙門天王子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裝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三十許里雲霧間見神兵長偉鼓角喧鳴山地崩震蕃部驚潰彼營中有鼠金色咋弓弩弦皆絕城北門樓有光明天王怒視蕃帥大奔帝覽奏謝空因勅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始也

道昭

沙門道昭自云簡州人也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悟云至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往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一曰張氏以資蔭僧謂張曰

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救次謂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官於襄鄧間後累選嘗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選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邈舉不第後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為儻者因得疾服姬黃氏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玄宗

釋玄宗俗姓吳氏永嘉人也少時出塵氣度寬裕於本部永定山寶壽院依常靜為師既得戒已還諸方遊學抵江陵詣朗禪師門決了疑貳復振錫他行見紫金山

悅可自心。留行禪觀。此山先多虎暴。或噬行商。或傷樵子。後宗卜居。哮闕絕迹。入山者無憚焉。一日禪從擁集。見一老父。趨及座前。拜跪勤恪。宗問子何人耶。荅云。我本虎也。在此山中。食啖衆生。因大師化此。冥迴我心得脫業軀。已生天道。故來報謝。折旋之頃。了無所見。以大曆二年。囑別門徒。溘然而化。春秋八十六。二月入塔。立碑存焉。

惠忠

釋惠忠。俗姓王氏。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遇異僧。謂曰。所生貴子。當為天人矣。誕育已來。不食葷腥。有異常童。稟性敦厚。年二十三。以經業見度。即神龍元年也。遂配莊嚴寺。聞牛頭山威禪師。造山禮謁。威見忠。乃曰。

山主來矣。因為說法。遂夙夜精勤。常頭陀山澤。飲泉藉草。一食延時。每用一錫。衆味同煮。用畢懸於樹杪。方坐繩床。宴坐。終日如杌。衣不易時。寒暑一納。積四十年。遂彰靈應。州牧明賢。頻詣山禮謁。再請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始出止莊嚴。忠以為梁朝舊寺。莊嚴最盛。今已歲古凋殘。興懷脩葺。遂於殿東。擬創法堂。先有古木。鵲巢其頂。上人將欲伐之。忠曰。且止。待鵲移去。始當伐之。因至樹祝曰。此地造堂。當速移去。言畢。其鵲銜柴。遷寓他樹。道俗觀者。莫不歎異。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人。為止其處。因乃定焉。雖汲引無廢。神曠不撓。四方之侶。相依日至。以大曆三年。山門石室前。有忠挂衣藤。是歲盛夏。忽然枯悴。靈芝仙菌。且不復生。至九月。忠演法高座。無故水出。遶座而轉。至四年六月。

十五日集衆布薩至晚乃命侍者剃髮浴軀。是夜瑞雲覆刹。天樂聞空。十六朝。怡然坐化。時風雨震蕩。樹木摧折。山中鳥獸哀鳴。林壑巖間。哭聲數日方止。春秋八十有七。

宗惠

釋宗惠。姓章氏。杭州人也。稱林之年。往禮徑山國一禪師為弟子。復誓志於潛落雲寺。遁跡。俄有神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令密語不圓。莎訶者。成就義也。今京室佛法為外教凌轢。其危若綴旒。待師解救耳。惠趨程西上。大曆三年。入清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于時代宗欽尚空門。異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也。遂於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磴道焉。時緇伍互相顧望。推排無敢躡者。惠聞

之。謁開府魚朝恩。魚奏請於章信寺庭樹梯。橫架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東明之梯。極為低下。時朝廷公貴。市肆居民。駢足摩肩。而觀此舉。惠徒跣登。級下層。有如坦路。曾無難色。復蹈烈火。手探油湯。仍餐鐵葉。號為飢飢。或嚼釘線。聲猶脆飴。史華怯懼。慙惶掩袂而退。時衆彈指歎嗟。聲若雷響。帝遣中官鞞庭。玉宣慰再三。便賚賜紫方袍一副焉。

靈坦

釋靈坦。姓武氏。太原文水人也。則天太后姪孫。父宣洛陽令。母夏侯氏。初妊坦也。夢神僧授與寶鑑。表裏瑩然。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護之。及長。參神會禪師。大曆八年。行化至梁園。時相國田公神功供養。遷迤適維揚六

合。方歎大法凌夷。忽聞空中聲云。開心地。即見菩薩如
文殊像。白。與汝印驗。令舉頂。以手按之。尋觀有四指赤
痕。其印跡恒見。又止潤州金山。其山北面有一龍穴。常
吐毒氣如雲。有近者多病或斃。坦居之。毒雲滅跡。又於
江陰定山結庵。俄聞有讚歎之聲。視之。則白龜二。坦為
受皈戒。又見二大白蛇。身長數丈。亦為受戒。懺悔。如是
却往吳興林山。造一蘭若。有三丈夫。衣金紫。趨步徐正。
稱歎道場。元和五年。居華林寺。寺內有大將軍張遼墓。
寺僧多為鬼物惑亂。坦居之。愀然無朕矣。又揚州人多
為山妖木怪之所熒惑。坦皆過禦焉。至十年。忽見二胡
人。自稱龜茲音丘國來。彼無至教。遠請和尚敷演。十一
年五月十三日。告眾將赴遠。請至季秋八日卒。壽一百

八。僧臘八十四。

慧聞

釋慧聞。信安人也。多勸勉。檀那以福業為家。嘗於潞江
鑄丈八金身像。州未聽許。銅何從致。且曰。待大施主。居
無何。有清溪縣夫婦二人。將嫁資。鑑來捨。聞為誓祝之。
曰。此鑑鼓鑄。若當佛心前。乃是夫婦教心之至也。迨脫
模。露像果然。鑑當佛心。曾聞矣。又嘗往豫章。勸化。獲黃
金數鎰。俄遇賊劫掠。事急。遂投金水中。曰。慮損君子福
田。請自滂漉。聞去。賊徒入水求之。不得。及聞到州。金冥
然已在其院。時山路有虎豹。聞或逢之。將杖叩其腦。曰。
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緣。明日虎銜野猪。投聞前。
弭尾而去。凡舉事皆成。歸信如流。多奇異焉。

難陀

釋難陀者華言喜也。未詳種姓何國人。其為人詭異不倫。恭慢無定。當建中年中。無何至于岷蜀。張魏公延賞之。任成都。喜自言我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現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跣。技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唱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背踣於地。血及數尺。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

三枝筇枝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縫。中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和和

和和者莫詳氏族。其為僧也。狂而不亂。發言多中。時號為聖。有越國公主適滎陽鄭萬鈞。數年無子。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唯師降恩可乎。師曰。遺我三千匹絹。

主當誕兩男。鈞如言施之。和取絹赴寺。云備功德。乃謂鈞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為公主。作兒。又曰。公主腹小。能併妊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公主遂妊。年初歲終。各誕一子。長曰潛曜。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焉。

義師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言語倒亂。貞元初。巡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剗其簷。禁之不止。其人數知其神異。禮白之曰。弟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迴顧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唯所截。簷屋數間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藩蓋木佛像。以代薪炭。又於煨火燒炙鯉魚。而多跳躍。灰塗滿。彌漫。撫掌大笑。不具七筋而食。面垢不。諷。之。輒陰雨。吳人以為占候。及將死。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滿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百姓舁出郊外焚之。

代病

釋代病者。天台人也。姓陳氏。誕育之辰。祥光滿室。鄰里驚異。七歲喪父。哀毀幾于滅性。白母求出家。母纒艱阻。遂斷一指。親黨敦勸。偏親乃送於國清寺。因戒法登滿誓志。觀方。初止東京。次於河陽。為民救旱。按經續八龍王。立道場。啓祝畢。投諸河。舉眾咸觀。畫像沈躍不定。斯須雲起。膚寸雷雨。大作千里告足。自此歸心者眾。先是三城間多暴風。雹動傷苗稼。雉堞號稱毒龍為害。代病

為誦密語後經歲序都無是患共立堂宇若生祠焉大曆元年登太行遊霍山乃深入幽邃結茅而居有盜其孟食俄見二虎據路會逢代病盜叩頭陳悔慰諭畢因摩挲虎頭如是累伏猛獸其中山神廟晉絳之間傳其盼饗代病入廟勸其受歸戒絕烹燂音牲牢其神石像屢屢隨勸頷首聽命由是檀信駢肩躡踵有寘毒於酒者賄貧女往施之代病已知貧女給曰妾家醞釀美酌施和尚求福况以佛不逆衆生願代病曰汝亦是佛然貧女懼反飲具以情告代病執杯啜之俄尔酒氣及兩脛足地為之坼音裂聞者驚怪以酒供養自茲始也汾隰西河人有疾只給與淨水飲之必瘳貞元中奄然跣跌示滅

廣陵大師

僧有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質甚陋好以酒肉為食常衣總袈盛暑不脫絲是蚤蟻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為常矣性狂悖好屠犬彘日與廣陵少年鬪毆或醉卧道傍廣陵人俱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嘗一日少年與人對博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笑曰駢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鬪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遁去自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莫敢拒後有老僧召大師而至曰僧當死心奉教戒柰何食酒肉殺犬彘剽奪市人錢物

又與少年同鬪擊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不羞天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膾腥耳。安能知龍鶴之心哉。然則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齷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既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晃然照一室。觀者竒之。具告羣僧。羣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羣僧俱集於庭。候謁大師。及開戶而大師已亡矣。羣情益異其事。因踰大師為大師佛。

靈默

釋靈默。俗姓宣氏。毗陵人也。初參豫章馬大師。因住白

砂道場。經于二載。猛虎來馴。近林產子。意有所依。又住東道場。地僻人稀。山神一夜震雷暴雨。懸崖委墜。投明大樹倒。欹庵側。樹枝交絡。茅苫畧無少損。遐邇聞旃。皆來觀歎。後遊東白山。俄然中毒而不求醫。閉關宴坐。未幾毒化流汗而滴。乃復常矣。元和初。久旱。民皆狼顧。默沿澗見青蛇。夭矯瞪目如視行人。不動。咄之曰。百姓溪渴苗死。汝胡不施雨救民耶。至夜果大雨。合境云足。民荷其賜。厥後澡沐焚香。端坐繩床而卒。壽七十二。法臘四十一。

澄觀

釋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也。年甫十一。依寶林寺。霈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遇恩。得度。便隸此寺。觀俊

朗高逸弗可以細務拘。後將撰華嚴疏。於寤寐之間。見一金人當陽挺立。以手迎抱之。無何。咀嚼都盡。覺即汗流。自喜吞納光明。編照之徵也。起興元元年正月。貞元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乃飯千僧。以落成之。為疏時。堂前池生五枝合歡蓮華。一華皆有三節。人咸歎伏。觀常思付授。忽夜夢身化為龍。矯首于南臺。蟠尾于山北。拳攫碧落。鱗鬣耀日。湏臾。蜿蜒化為千數小龍。騰躍青冥。分散而去。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遂於中條山棲巖寺住。寺有禪客拳眉翦髮。字曰癡人。被短褐。操長策。狂歌雜語。凡所指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狂僧驅衆僧洒掃曰。不久善菩薩來此。以元和年中示滅。春秋七十餘。

隱峯

釋隱峯。俗姓鄧氏。建州邵武人也。稚歲。慙狂不徇父母之命。出家納法。元和。中言游五臺山。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遇。交鋒未決。勝負峯曰。我去解其殺戮。乃擲錫空中。飛身冉冉。隨去。介兩軍陣。過戰士各觀。僧飛騰。不覺抽戈匣刃。馬既而游徧靈跡。忽於金剛窟前。倒立而死。亭亭然。其直如植。時議靈穴之前。當昇就。巖屹定如山。併力不動。遠近瞻覩。驚歎希奇。峯有妹為尼。入五臺。嗔目咄之曰。老兄疇昔為不循法律。死且熒惑於人。時衆已知妹雖骨肉。豈敢攜貳。請從恒度。以手輕攘。憤然而倒。遂茶毗之。收舍利入塔。號鄧隱峯。遺一頌云。獨絃琴子為君彈。松柏長青不怯寒。金

曠相和性自別。任向君前試取看。

圓觀

釋圓觀不知何許人。居于洛率性踈簡。時與李源為忘形之友。同止慧林寺。但日給一器。隨衆僧飲食而已。如此三年。一日源忽約觀游蜀青城峨眉等山洞求藥。觀欲游長安由斜谷路。李欲自荆入峽。爭此二途。半年未決。李曰。吾已不事王侯。行不願歷兩京道矣。觀曰。行無固必。請從子命。遂自荆上峽。行次南浦。泊舟見數婦女。條達錦襪。負罌而汲。觀俛首而泣曰。某不欲經此者。恐見此婦人也。李問其故。觀曰。其孕婦王氏者。是某託身之所也。已逾三載。尚未解脫。唯以吾未來故。今既見矣。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還者也。請君用符咒遣其速生。

且少留行舟。葬吾山谷。其家浴兒時。亦望君訪臨。若相顧一笑。是識君也。後十二年。當中秋月夜。專於錢唐天竺寺外。乃是與君相見之期也。李追悔此一行。召孕婦告以其事。婦人喜躍還墳之。李往授符水。觀沐浴而化。婦生一子焉。李三日往看新兒。果致一笑。明日李迴棹歸慧林寺。詢問弟子。方知已理命矣。李常念杭州之約。至期到天竺寺。其夜月明。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歌竹枝者。乘牛扣角。雙髻短衣。徐至寺前。乃觀也。李趨拜曰。觀公健否。曰。李公真信士。我與君殊途。慎勿相近。君俗緣未盡。但且勤脩。不墮。即遂相見。李無由序語。望之潛然。觀又歌竹枝前去。詞切調高。不知所終。

智誓

釋智習。狀件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英偉。長勤梵學。遂負箱帙。徧歷名山。至衡岳寺。憩息月餘。常於寺開齋。獨自尋經。疏義。復自咎責曰。所解義理。莫達聖意乎。沉思兀然。偶舉首。見老僧振錫而入。曰。師讀何經論。窮何義理。習疑其異。乃自述本緣。因加悔責。又曰。倘蒙賢達指南。請受甘心。鈴口結舌。不復開演矣。老僧笑曰。師識至。庶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况其初心乎。師只是與衆生無緣耳。習曰。豈終世若此乎。老僧曰。吾試為爾結緣。遂問習。今有幾貲糧耶。習曰。自南徂北。裂裳裹足。已經萬里。所資皆罄竭矣。見受持九條衣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必宜驚之以所易之真。皆作糜餅油食之物。習如言作之。約數十人食。遂相與至垌野之中。散

掇餅餌。焚香長跪。呪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與我為法屬。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烏鳥亂下。啄捨地上。螻螳蠅蠶。莫徵其數。老僧曰。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未宜講說也。言訖而去。習由是精進不倦。研摩義味。滋多。志在傳授。至二十年。却歸河北。盛化鄴中。聽衆盈千數人。皆年二十餘。其老者無二三人焉。

素公

長安興善寺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皆素之手植。唐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汗人衣。如輶音脂。不可浣。昭國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汗謂素曰。弟子為和尚。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樹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為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

必薪之。自是無汗矣。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常有狒子聽經。齋時有烏鵲就掌取食。長慶初。有僧玄幽題此院詩云。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謁院門塵。當時以為佳句也。

弘道

釋弘道。不知何許人。居於千福寺。人言其晝閉關以寐。夕則視事於陰府。十折叩者八九拒之。時河中少尹鄭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不第。方蹇躓憤惋。乃擇日齋沐。候焉。道頗溫容之。且曰。某未嘗妄洩於人。今茂才抱積薪之歎。且久。不能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頗異。不可言也。鄭拜請其期。道曰。唯君期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缺其一。則復負冤。如是者骨肉相繼。三榜。三

榜之前。猶梯天之難。三榜之後。則反掌之易也。鄭憚視不可喻。則又拜請四事之目。道持疑良久。則曰。慎勿言於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為異矣。其一。須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者闕一。則功虧一篑矣。如是者賢弟姪三榜。率須依此。鄭雖大疑其說。然鬱鬱不樂。以為無復望也。敬謝而退。長慶二年。人有道其名姓於主文者。鄭以且非再知貢舉。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寶曆二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洩言。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鄭竒歎且久。因紀於小書之杪。私自謂曰。道言三榜。率須如此。一之已異。其可至于再乎。

至于三乎。次至故尚書右丞諱憲。應舉。大和二年。頗有籍甚之譽。以主文非再知舉試。日果有期。周之恤。爾後應大和九舉。敗於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二年。高銜。駭再司文柄。右轄私異其事。明年果登上第。第二人姓張。名榮。同年郭八郎。名植。因又附於小書之末。三榜雖欠其一。兩榜且無小差。閨門之內。私相謂曰。豈其然乎。時僧弘道已不知所往矣。次年故附馬都尉顯應舉。時譽轉洽。至改元會昌之二年。禮部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說無差焉。

清公

釋清公居巴山之隈。不知何許人。常嘿其詞。忽復一言。

未嘗不中。西川節帥段文昌父鏐為支江宰。後任江陵。紜文昌少好屬文。長自渚宮困於塵土。客遊成都。謁韋南康臯。臯與奏釋褐。道不甚行。每以事業自負。與遊皆高明之士。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將軍裴邠之鎮梁川。辟為從事。轉假廷評。裴公府罷。公自府遊。聞清公之異。徑詣清公求宿願。知前去之事。自夕達旦。曾無一詞。忽問曰。中間極盛旌旆而至者誰。公曰。豈非高崇文乎。對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宗文者武黃門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即為此。人更盛更盛。公尋徵之。便曰。害風妄語。阿師不知。因大笑而已。由是頗亦自負。戶部負外韋慶厚出任開州刺史。段公時任都官。負外判鹽鐵案。公送出都門。慶厚素深於釋氏。泊到鵠鳴。先訪之。清喜而迎。慶厚

慶厚因問還期曰。一年半歲。一年半歲。又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得。又問終止何處。僧遂不答。又問。段十九郎何如。荅曰。已說矣。近也。近也。及慶厚之歸朝。正三歲。重言一年半歲之驗。長慶初。段公自相位。節制西川。果符清公之言。慶厚唯不喻江邊得宰相。廣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徵義者。謂慶厚必除浙西夏口。從是而入拜。及文宗皇帝踐祚。自江邸首命慶厚為相。至是方驗。與鄒平公同。發使脩清公塔。因刻石紀其事焉。又趙宗儒。節制興元日。問其移動。遂命紙作兩句詩云。梨花初發杏花初。旬邑南來慶有餘。宗儒遽考之。清公但云。害風。阿師取次語。明年二月。除檢校右僕射。鄭餘慶代其位。

惟瑛

僧惟瑛。未詳何許人。善聲色。兼知術數。士人陸賓虞舉進士在京。與之往來。惟瑛每言小事。無不必驗。至寶曆二年春。賓虞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止一宿。明旦謂賓虞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則殊等與及第必矣。賓虞乃書於晉昌里之牖。自省之。數月後。因於靖恭北門候。一郎官。適遇朝客。遂迴憇於從孫。聞禮之舍。既入。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雙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賓虞素嗜魚。但令作羹。至者輒盡。後日。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惟瑛。且給之曰。將遊蒲關。故以訪別。

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為。賓虞深信之。因取薦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畢。又訪惟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人之外。狀元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朱休者。時議當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賓虞因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賓虞言於從符。符與石賀書。壁後月餘。放榜。狀頭李郃。賓虞名在十六。即三十人也。惟瑛又謂賓虞曰。君成名後。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疾。賓虞後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

文爽

釋文爽。不知何許人。早解塵纓。扶開愛網。從師問道。天然不睡。困憊之極。亦惟趺坐。後獨棲丘隴間。霖雨決旬。旁無僮侍。有一蛇入爽手中。蟠屈。時有人召齋。彼怪至時不赴。至重來請見。蛇驚懼失聲。蛇乃徐徐而下。固命往食。爽辭過中不食。翌日有狼呀張其口。奮躍欲噬。咋之狀者三。爽閉其饑。復自念曰。穢囊無恪。施汝一殮。願疾成堅固之身。汝受吾施。同歸善會。斯須狼乃弭耳而退。及其卒日。空中鐘磬交響。遲久方息。

鑑空

釋鑑空。俗姓齊氏。吳郡人也。少小苦貧。雖勤於學。而寡記持。壯歲常困遊吳楚間。已四五年矣。元和初。值錢唐荒儉。乃議求餐于天竺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前。因臨流雪涕。悲吟數聲。俄有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空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

呼。一何乖謬。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為飢火所燒。不暇記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伸枕石而寢。頃刻乃悟。憶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為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為赴赴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惟吾得解脫。獨汝為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許年。日唯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

源。何期福不完乎。坐於飢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羶氣微存。聲渾經日。清終不可致。質樸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為之柰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脩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大和元年。詣洛陽。於龍門天竺寺。遇河東柳理。向理親說其由。理聞空之說。事皆不常。且甚竒之。空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僧臘三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理詰之。嘿然無答。乃

系理筆硯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與一沙寒恒河
沙。兔而置。犬而擎。牛虎相交與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無著

無著文喜禪師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忽見山翁著揖曰
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未。著曰未。翁引
入一寺。引著升堂命坐。童子進玳瑁杯。貯物如酥酪。著
飲之。覺心神清明。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末代
比丘少奉戒律。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
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曰前
三三。後三三。遂談論及暮。翁命童子引著出行。未遠。悽
然。悟翁即文殊也。不可再見。稽首童子乞一言為別。童
子有無垢無染即真常之語言。訖童子與寺俱隱。但見
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獅子往來。白雲忽覆之不見。

知玄

悟達國師知玄與一僧邂逅京師。時僧患迦摩羅疾。人
莫知其異也。皆厭惡之。知玄視候無倦色。後別僧謂知
玄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有二松為
誌。後知玄居安國寺。懿宗親臨法席。賜沉香為座。恩渥
甚厚。忽膝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餒之。則
開口吞啖。與人無異。求醫莫效。因憶舊言。乃入山相尋。
見二松於烟雲間。信所約不誣。即趨其處。佛寺煥儼。僧
立于山門。顧接甚歡。天晚止宿。知玄以所苦告之。曰無
傷也。山有泉。旦濯之。即愈。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掬水
間。瘡忽入語曰。未可洗。公曾讀西漢書不。曰曾讀。既曾

神僧傳卷第八
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公即袁盎。吾晁錯也。錯腰斬東市。其冤何如哉。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為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今汝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害之。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不復為冤矣。時知玄魂不住體。急掬水洗之。其痛徹髓。絕而復蘇。其瘡亦旋愈。回顧寺宇。莽不復見。因卓菴其處。遂成大寺。知玄感其異。思積世之冤。非遇聖賢。何由得釋。因述懺法三卷。蓋取三昧水洗冤業之義。名曰水懺云。

神僧傳卷第八

神僧傳卷第九

金剛仙

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于清遠峽山寺。能梵音。彈舌。搖錫而呪物。物無不應。善囚拘鬼魅。束縛蛟螭。動錫杖一聲。召雷立震。是日峽山寺有李朴者。持斧翦巨木。剝而為舟。忽登山。見一盤石。上有穴。覩一大蜘蛛。足廣丈餘。四蛇齧卉。窒其穴而去。俄聞林木有聲。暴猛吼驟。工人懼而緣木伺之。果覩積首之虺。長可數十丈。屈曲。盛怒。環其蛛穴。東西其首。俄而躍西之首。吸穴之卉。團而飛出。穎脫俱盡。後迴東之首。大割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馳出。以足擒穴之口。翹屈其毒。丹然若火。煖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復蘇。舉首又吸之。蛛不

見更毒虺虺遂倒於石而殞。蛛躍出緣虺之腹。咀內齒折二頭。俱出絲而囊之。躍入穴去。扑訝之。返峽山寺。語金剛仙。仙乃祈朴驗穴。振環杖而呪之。蛛即出於僧前。儼若神聽。及引錫觸之。蛛乃殞於穴側耳。及夜。僧夢見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復能織耳。禮僧曰。願為福田之衣。語畢遂亡。僧及覺。布已在側。其於精妙奇巧。非世繭絲之所能製也。僧乃製而為衣。塵垢不觸。後數年。僧欲往番禺。泛舶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鎖潭畔。搖錫大呼而呪水。俄而水開。見底矣。以深瓶張之。有一泥鰍魚。可長三寸許。躍入瓶中。語衆僧曰。此龍矣。吾將至海門。以藥煮為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轉關榼詣寺。家人傳經曰。知金剛仙好酒。此榼一邊

美醞。一邊毒醪。其榼即晉惠帝曾用酖牛將軍者也。今有黃金百兩奉公。為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無何。取吾子欲為膏。恨伊之深痛貫骨髓。但無計而柰何。傳經喜受金與酒。得轉關之法。詣金剛仙。仙持盃向口次。忽有數歲小兒躍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龍所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駭。詰傳經。傳經遂不敢隱。僧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相救。兒曰。我昔日之蛛也。今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為人。七稔矣。吾之鬼稍靈於常人。知師有難。故飛鬼奉救。言訖而沒。衆僧聆之。共禮金剛仙。求捨其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泛舶歸天竺矣。

懷信

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蹟。會昌三年癸亥歲。武宗

神僧傳卷九
為趙歸真排毀釋門。將欲堙滅教法。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夢中如泛海鳥。回顧見塔一所。東度是淮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校胡太后永寧塔少分耳。塔第三層見信。信與隱之交談。且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即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傾澍。傍有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見永寧塔。不謬矣。

智廣

釋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也。德瓶素完。道根惟固。化行洪雅。特顯竒蹤。凡百病者。造之則以片竹為杖。指其痛端。或一撲之。無不立愈。有癩者。則起跛者。則奔。其後

益加神驗。或遇病者。一搥一叱。皆起。或令燒紙。緡掇散飲食。或遇甚痛惱者。挾紙蘸水。貼之亦差。嘗循江瀆池。呪食飼魚。經夜其魚二尺已上。億萬許。皆浮水面而殞。聊躡流水。救十千魚。生切利天也。自咸通初。至九座山。忽逢巨蟒。欲來吞師。師錫自飛。撐拄其口。師入其口。跌坐入定。神來謝罪。師不顧之。逮出定。蟒化為石矣。繼而雷雨大作。湧沙成地。山神移山。八維蔭暎。以乾符三年示寂。

從諫

釋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廣陵。為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竒。越壯室之年。忽頓悟真理。遂舍妻子。從披削焉。於是研精禪觀。心境明白。不逾十載。耆年宿德。皆所

推服焉。及來洛師，遂止敬愛寺。既年德並成，緇黃所宗。每赴供，皆與賓頭盧尊者對食。其為人天欽奉若此。唐武宗嗣曆，改元會昌，愛馭鳳騫鶴之儀，薄黜黑降龍之教。乃下郡國，毀廟塔，令沙門復初。諫公乃烏帽麻衣，潛于皇甫枚之溫泉別業。後岡上喬木駢鬱，巨石砥平。諫公夏日常於中入寂，或補毳事。忽一日，頽雲駛雨，霆擊石傍。諸兄走往林中，諫公恬然跏坐。若無所聞者。諸兄致問，徐曰：「惡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復興內教，諫公歸東都故居。其子自廣陵來覲，適與諫遇于院門，威貌崇嚴，不復可識。乃拜而問從諫所居，諫公指曰：「近東頭。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割裂愛網，又如此。」咸通丙戌歲夏五月，忽遍詣所嚮信家，皆謂曰：「善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別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遂右脇而卧，呼門人玄章等，誡曰：「人生難得，惡道易淪，唯有歸命釋尊，勵精梵行，龍華會上當復相逢。生也有涯，與爾少別。是日無疾奄化，行年八十餘矣。玄章等奉遺旨，送屍于建春門外尸陀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無物敢近。遂覆以餅餌，經宿有狼狐跡，唯啗餅餌而豐膚，宛然。乃依天竺法闍維訖，收餘燼，起白塔于道傍。春秋奉香火之薦焉。」

普聞

釋普聞，唐僖宗第三子。生而吉祥，眉目風骨，清真如畫。性不如葷，僖宗鍾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百計陶寫之。終不可回。中和元年，天下亂，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

亡。聞斷髮逸遊。謁石霜諸。諸與語。歎異曰。汝乘願力而
來。乃生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也。聞夜入室。問祖師別
傳事。諸曰。待按山點頭。即向汝道。聞因契悟。依止數歲。
乃請遍遊名山。諸曰。逢乾即止。遇陳便住。於是遠遊過
昭武。抵大乾。遙望山巔蔚然深秀。問父老曰。彼有居者
否。老曰。有一陳嗣者。久隱其中。因悟師言。即撥草至山。
陳嗣一見。乃分坐同住。因乞菜種於嗣。願求斗斛。嗣曰。
豈有斗斛與之一合。遂入山墾種。後谷口之人相謂曰。
前日僧入山。經今不出。必為虎所啗。往視之。見茅廬一
所。行者數人。指呼百諾。而重岡複嶺。菜已青矣。蓋畊種
菜者。乃山神所投。行者乃虎也。陳嗣覺師之勝。乃曰。吾
居此。每苦惡獸毒蟲之多。公來皆屏跡。道德非吾所及。

吾種之緣。其屬公乎。既而道德播聞。緇徒雲集。遂成巨
刹。忽有老人跪請曰。我乃龍也。家于此山。以行雨不職。
上天有罰。當死。願賜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
力。雖然。汝可易形來。俄化為小蛇。師以錫杖引入淨瓶。
良久。風雷挾坐榻。山岳搖振。師宴坐達旦。天宇澄霽。蛇
自瓶出。有頃。復為老人形。而謝曰。若非藉師法力。則血
肉腥穢。此地矣。無以報德。山中無水。何以安衆。當以水
延師道場也。即於峻谷窮源。刮石成穴。湧泉一泓。始雖
涓涓。終焉衍溢。遂成一湖。今在半山。龍湖之名。蓋始於
此。沍寒不冰。大旱不竭。其流四出。灌溉田數百頃。邦人
神之。建祠其上。歲時享祀焉。今遇上元。乃師誕辰。龍必
朝謝。有祥雲瑞氣之應。院之右十五里。有隋義寧。歐陽

太守之廟。即今福善王也。廟食至是歷二百七十餘載。其神極靈。禍福此邦。民敬畏之。牲牢享祭。無虛日。師見而閔焉。一日杖策之祠下。說偈見意。復與之約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為鄰。是夕里之父老夢神云。我今受禪師戒。不復血食。祭我當如比丘飯足矣。如是易血食。以齋羞至今。遵之。神人相安。神顯靈異。護持此山。或云。師嘗與神以道力角勝負。廟傍有松。巨幹參天。師舉手拗下。拂地三匝。而神實拂其二。遂屈而從之。一日集徒曰。吾將他適。院事付聰教二門人。乃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眾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以君。我斂目時齊聽取。寺眾凄然。堅請且為佛法住世。師曰。汝等豈不知逆磨。隻履西歸。

普化全身脫去之旨耶。何以去來生滅視吾也。既而跨虎凌晨抵信州。應供。到彼僧方集。供罷就長者更覓一分與行者。長者謂師獨行。不諾所請。遂覓水一盃。巽杖為虎高馭而去。至開元寺。而龍湖寺僧至彼追之。乃祝之曰。吾不復歸。山中已有聰禪師矣。故龍湖無開山祖師之塔。惟有跨虎菴基。為古今之證。又有禪師照水自寫真像。至今存焉。勅謚圓覺禪師。凡有所禱。其應如響。而院前有師所坐之杉。至今間生異花。

懷濟

釋懷濟者。不知何許人也。憨而且狂。乃逆知未來之事。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巴東。且能草書筆法天然。或於寺觀。店肆壁書佛經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詞。靡不

集其筆端矣。與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于公患其惑眾。繫獄詰之。乃以詩通狀。辭意在閩川之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詳其旨。疑在海中。疑為杯渡之流。行旅經過。必維舟而謁。辨其上下。峽之吉凶。貿易經求物之利鈍。客子懇祈。惟書三五行。終不明言。事後多驗。時荆南大校周宗賓謁之。書遺曰。付皇都。勸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繫南府。終就戮也。押牙孫道能謁之。書字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於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校。一女子在傍。尋為娶民家女。遭訟錮身入府矣。有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藥術。隨父謁之。乃畫道士乘雲。提一匏壺。書云。指揮使高某。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術有效。南平王高從誨令

其去道從儒。簡攝府衙推。屬王師伐荊州。濟乃為詩上南平王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迹多此類也。嘗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云。今日還債業。州縣無更勘窮。往來多見。殊不介意。忽為人所害。身首異處。刺史為其荼毗焉。

辛七師

辛七師。陝人。辛其姓也。始為兒時。甚謹肅。未嘗以狎弄為事。其父母俱異而憐之。十歲好浮圖氏法。日閱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其後父為陝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窰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毀甚。一日發狂遁去。其家僮蹟其所往。至郡南見辛七在一瓦窰中端坐。身有奇光。璨然若鍊金色。家僮驚異。次至一窰。又見一辛七在焉。

歷是七窰俱有一辛七在中。絲是陝人呼為辛七師。

簡師

雲居道簡禪師久入先雲居之窰為堂中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意謂令棟擇可當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備禮請第一座。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師既密承授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等不悞。素志罔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棄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痛。請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契此

釋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形裁臞。切乃罪。腰切。鳩罪。

感頰。瞠腹。言語無恒。寢卧隨處。常以杖荷布囊入鄞市。肆見物則乞。至於醯醬魚蕘。纒接入口。分少許入囊。號為長汀子布袋師也。曾於雪中卧。而身上無雪。人以此竒之。又嘗就人乞。毀其店。則物售。袋囊中皆百一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現相表兆。元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水潦則係濕草履。人以此驗知。以天復中。終于奉川鄉。邑人共埋之。後有他州見此僧。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間。多畫其像焉。

阿足師

阿足師者。莫知其所來。形質癡濁。神情不慧。時有所言。靡不先覺。居雖無定。多寓閩鄉。憧憧往來。爭路禮謁。山岳檀施。曾不顧瞻。人或憂或疾。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

時陝州有富室張臻者財積鉅萬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騃既孳手足既惜言語惟嗜飲食口如溪壑父母鍾愛盡力事之迎醫求藥不遠千里十數年後家業殆盡或有謂曰阿足賢聖見世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除臻與其妻未抵闕鄉叩頭投淚求其拯濟阿足久之謂臻曰汝冤未散尚須十年懸汝勤虔為汝除去即令撰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令齋致其男亦赴道場時衆謂神通而觀者如堵踈疎之際阿足則指壯力者三四人扶拽其子投之河流臻泊舉會之人莫測其為阿足顧謂臻曰為汝除災矣久之其子忽於下流十數步外立于水面戟手謂其父母曰與爾冤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遠此解揮儻或不然未有畢日挺身高呼都不愚癡須臾沈水不知所適。

惟靖

釋惟靖吳門人也年三十許入國寧寺巡僧房唱曰要人出家請留下至經歲院見二衆闍黎大德慧政便跪拜伸誠願容執侍政公允納與翦飾於天台受具嘗侵星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虎踞地若伺候靖出復隨遲明巨跡極多靖恐人知以鋤滅虎跡俄患背疽困睡有鳩鳥糞于瘡所非久全愈又虞冰雪備杭粒半斗每日以銚合菜煮食置杭於地窖中過期用米常滿不耗靖乃築之而云吾被此物知非理也卒時年七十餘。

齊州僧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憇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譚大如飯椀。論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鷄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曰。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請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出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載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瀑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枝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飽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常聽長老說。昔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顆而返。

僧切戒論勿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蜺子和尚

京兆蜺子和尚。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闡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一納。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蜺。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為蜺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吞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已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蹟。厥後不知所終。

扣氷古佛

扣氷澡光古佛。初叅雪峯。峯曰。子異日必為王者師。後

自鶴湖歸溫嶺結菴。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為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脩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為扣冰古佛。後住靈曜。天成三年。應閩王之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索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升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茶吐。祥耀滿山。泐舍利塔於瑞巖正寢。謚妙應法威慈濟禪師。自是至今。遠近祈禱。靈異非一。

全宰

釋全宰。俗姓沈氏。錢塘人也。孩抱之間。不喜葷血。其母累觀善徵。勸投徑山法濟大師。削染。及脩禪觀。亭亭高竦。不雜風塵。慕十二頭陀以飾其行。諺曰。宰道者焉。造乎諸方。參請得石霜禪師印證。密加保任。入天台山。閻巖以永其志也。伊巖與寒山子所隱對峙。皆魑魅木怪所叢萃。其間宰之居也。二十餘年。惡鳥革音。山精讓窟。出入經行。鬼神執役。或掃其路。或侍其傍。或代汲泉。或供菜果。時時人見宰。未嘗言。後終於鎮國院。

延壽

僧延壽。字冲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衣無繒纊。食無重味。復往叅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住天台智者巖。九旬習定。有鳥斥鷃巢於衣。械。得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

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繞像。見普賢前蓮花在手。遂上智者巖。作二閻。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脩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辨才。初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叅問。指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嘆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功也。乃為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衆受菩薩戒。夜施鬼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為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跏趺而化。

全清

釋全清。越人也。得密藏禁呪之法。能厭効鬼神。時有市僧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數歲。召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綵。置之於壇。呪禁之。良久。婦言乞命。遂誌之曰。頃歲春日。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乃取一錮。埽後以鞭驅。藹靈入其中。而嘔嘔有聲。緘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之。瘞于桑林之下。戒家人勿動之。婦人病差。經五載後。值劉漢宏與董昌隔江而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為害。緘藏掘打。錮破。見一鴉闖。暗然飛出。立於桑杪。而作人語曰。今得見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

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繞像。見普賢前蓮花在手。遂上智者巖。作二鬪。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脩。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辨才。初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叅問。指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嘆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功也。乃為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眾受菩薩戒。夜施鬼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為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

起焚香告眾。跏趺而化。

全清

釋全清。越人也。得密藏禁咒之法。能厭効鬼神。時有市僧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數歲。召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綵。置之於壇。咒禁之。良久。婦言乞命。遂誌之曰。頃歲春日。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乃取一錮。後以鞭驅。靈入其中。而勃勃有聲。緘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之。瘞于桑林之下。戒家人勿動之。婦人病差。經五載後。值劉漢宏與董昌隔江而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為害。錮藏掘打。錮破。見一鴉闖。然飛出。立於桑杪。而作人語曰。今得見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

自新

釋自新。姓孫氏。臨淄人也。濯戒尋師。曾無懈廢。聞膺禪師化。被鍾陵。往參問焉。從雲居長往。迴錫隱廣德山中。屬兩浙文穆王錢氏。率吏士躬征苑陵。入山寺。羣僧皆竄。唯新晏如。問曰。何不避。對曰。東西俱是賊。令老僧去何處逃避。王驚其訐。直迴戈遣歸。見武肅王。問之。言無所屈。加之高行。造應瑞院居之。假號曰廣現大師。初新嘗入宣城山采藥。穿洞深去。始則闇昧。尋見日分明。行僅數里。洞側有別竅。溪水泛泛然。隈一大松。枝下有草菴。一僧雪眉。擁納坐禪。旁有一磬。火器新擊磬。遂開目。驚曰。嘻。師何緣至此。乃陳行止。揖坐。取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矣。僧讓庵令新宿。顧其僧上松巔。大巢

內。聞念法華經聲甚清亮。遂巡又咄罵云。此羣畜生。毛類何苦生人恐怖。速歸林薄。不宜輒出。叱去。新窺之。乃虎豹弭耳而去。明日謂其僧曰。願在此待巾履。僧曰。自此百日草枯。四絕人烟。非師棲息處。又問。莫飢否。相引至溪畔。有稻百餘穗。收其穀。手搯三掬。黃梁挑野蔬。和煮與食。後遣迴去。送至洞口。曰。相遇非偶然也。所食茶與菜糜。師平生不乏食矣。遂遵路迴本院。已月餘日。命同好再往尋之。失洞蹤跡。後在浙中充寶塔寺主。以天福中卒于住寺。年八十餘。今影在冷水灣前小院存焉。

法本

釋法本。不知何許人也。循良守法。行止庠序。言多詭激。天福中。至襄州禪院。與一僧同過。夏朝昏共處。心地相

於法本嘗言曰。貧道於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
有一石柱。他日有暇。必請相訪。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彼
尋訪。迨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寄宿。問其村僧曰。此去
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峯之側。曰。彼處是也。古老相
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則但有名存耳。故無院舍。僧疑
之。詰朝而往。既至竹叢叢中。果有石柱。罔然不知其涯
涘。當法本臨別。云。但扣其柱。即見其人。其僧乃以小枝
擊柱。數聲。乃風雲四起。咫尺莫窺。俄然耳目豁開。樓臺
對聳。身在三門之下。逡巡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
南中舊事。乃引其僧度重門。外秘殿。參其尊宿。尊宿問
其故。法本云。早年襄州同過夏期。此相訪。故及山門也。
尊宿曰。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位。食畢。法本送至三門。
相別。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進。頃之。宛在竹林中。石柱
之側。餘並莫覩。即知聖賢之在世。隱顯難既。金粟如來
獨能化現者乎。

點點師

點點師者。不知何許人也。雖事削染。恒若風狂。有命齋
食者。酒肉不間。每日將夕。輒市黃白麻紙筆墨。實懷袖
以歸。所居之室。雖有外戶。且無四壁。入後闔扉。人不得
造。初隣僧小童。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訶
責大書。莫曉其文字。徃徃咄嗟。如決斷。處置久之。從明
闇間熟視之。閃爍若有人森列。狀如曹吏。襦裳皆非世
之服飾。觀者怖懼而退。詰其故。怒而不答。居數歲。印符
暗之人。咸神異之。後不知所終。

行導

釋行導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開運中。狀貌若七十餘。然壯力不衰。或詢其年臘。則必杜默。於閩中寓光國禪院。院徒以法律住持。人不知導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飲散之次。歛起出門。叫噪。若有所責。謂李曰。今夜有火。自東南至于西北街。鄰居咸令備之。是夕果然煨燼無遺。衆問其故。曰。昨一婦女衣紅乘炬而過。老僧恨追不及耳。又於趙法曹家指桃樹下。云。有如許錢。不言其數。趙乃召人發之。畚楛鍤方興。適遇客至。為家童所取。喧喧之際。盡化為青泥。或經行人塚墓。知其家吉凶。至於風角鳥獸。聞見之間。預言災福。後必合契。故州閭遠近。咸以預言用為口實。終於晉安玉山。緇徒為茶毗焉。

僧緘

釋僧緘。俗姓王氏。京兆人。恒居於淨衆寺。髭髮皓白。而面色紅潤。逍遙然。人莫測其情偽。有華陽進士王慶厚者。於偽蜀落第。入寺寫憂於松竹間。見緘。緘曰。得非王慶厚乎。慶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然耳。慶厚心知其異。咨曰。和尚某身跡奚若。緘曰。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一日。緘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慶厚府試賦藁。曰。考乎真偽。非君燭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袖賦藁示之。此豈非程試之真本乎。慶厚驚竦不已。乃曰。僕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乎。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之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携慶厚入

寺謁太尉幽公杜琮之祠。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
厖雜。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
可庭參。慶厚惶懼而作。緘曰。此輩將為君之驅策。又何
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為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
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
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
之祿。此陽注陰受也。慶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
第姓名。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之嚴密。藏之。脫
洩。禍不旋踵。至春試罷。緘來慶厚家。留一簡云。暫還弊
廬。無復再面也。後往寺覓之。已他適矣。乃拆短封視之。
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馬。百日為程。
及榜出。有八士也。二王。慶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馬。惡

其百日為程。慶厚唯狎同年。置酒高會。極遂性之樂。由
是荒亂不起。是夜暴亡。同年皆夢慶厚藍袍槐笏。驅發
而行。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詳其緘之年。生於
文宗太和初。成名在宣宗大中。主慶厚遇之。已一百三
十餘歲矣。

智暉

釋智暉。咸秦人。姓高氏。童稚時。至精舍。輒留止如家。圭
峯溫禪師見而異之。為剃髮。年二十。受滿足戒。師事高
安白水本仁禪師。十年而還洛京。愛中灘佳山水。創屋
以居。號溫室院。日以施水給藥為事。人莫能淺深之。梁
開平五年。忽欲造圭峯山行。翛然深徃。坐巖石間。如常
寢處。顧見磨納數珠銅甌。椶笠葺石壁間。觸之即壞。斂

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處建寺。以酬夙心。方薙草。有祥雲出衆峯間。遂名曰重雲。虎豹引去。有龍湫險惡不可犯。暉督役夷塞之。以為路。龍以移他處。但見雲雷隨之。後唐明宗聞而佳之。賜額曰長興。住持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嘗從暉將。欲為沙門。暉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為我家垣墻。彥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之禮。周顯德三年夏。詣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法。彥超泣曰。公遂忍棄弟子乎。暉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日。書偈一首。乃跏趺而化。閱世八十有四。坐六十有四夏。初暉居中灘。有病比丘為衆惡棄之。比丘哀曰。我以宿業白癩。師能為我洗摩。暉為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歸視瘡痂亦皆異香也。

谷泉

釋谷泉。未詳其姓氏。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遜。流俗憎之。去為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造汾陽謁昭禪師。昭奇之。密受記。荆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吾往省覲。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未。在更道看。泉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撼之。泉接住。推置繩床上。慈明亦作虎聲。泉大笑。山有湫。毒龍所繫。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泉慈明暮歸。時秋暑。捉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於是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慈明蹲草中。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因。後登衡嶽之頂。靈峯寺住。懶瓚出。又

移住芭蕉。將移居保真。大書壁曰。余此芭蕉菴。幽占堆雲處。般般異境未暇數。先看矮松三四樹。寒來燒枯杉。飢餐大紫芋。而今棄之去。不知誰來住。住保真菴。蓋衡湘至險絕處。夜地坐祝融峯下。有大蟒盤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為飛來羅漢。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即肯首。屠憐之。割巨臠置盆中。泉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化於嘉祐十五年六月六日。閱世九十有二。坐六十四夏。榔人塔之。至今祠焉。

鑛師

鑛師者。海壇戍卒之子。自七八歲。不喜魚肉。甘嗜野菜。每見家厨烹燂。鬮毛鱗。則手掬沙灰投于爨。鑛貴其不食。自言開元寺塔。隋朝中我造也。多說未萌事後。皆契合。便請出家。因披法服。頂有香氣。如藝沉檀。時號為聖僧。侍御史皇甫政請入府署。因作肉鎚子百數。惟一是素者。盤器交雜。悉陳于前。意驗之。凡聖耳。鑛臨筵。徑拈素者。啖之餘者。手拂而作。皇甫部曲一皆驚嘆。自言壽止十三。當定歸滅。至是果終。

志言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胝院。事清瑊。瑊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為授具戒。

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褰裳疾趨。舉指畫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啗無所擇。衆以為狂。遂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為齋施。輒先知。以至温州人林仲芳。自其家以摩納束獻。舟始及岸。遽來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座。跣趺。飯畢。遽出。未嘗揖也。或陰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位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有十一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一子入繼。衆始悟。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迎佛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薦鱠者。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為小鮮。羣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見僧操纜引船而濟。客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柰何。客記其貌真引舟者也。將死。

宗本

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矣。仁宗遣內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善者禮之。見額瑩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釋圓照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質直。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其住瑞光。民有屠牛者。牛逸赴本院。若自訴。遂買而畜之。其住淨慈。歲大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鰻魚。因浚為井。投魚其間。寺衆千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罪為蛇。既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為說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

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為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其顯化異數如此。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慙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岳寺。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悟新

釋悟新。姓王氏。韶州曲江人也。魁岸黑面如梵僧。壯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眾。好面折人。初住雲岳。已而遷翠岳。舊有淫祠。鄉人禳禱酒。穢無虛日。新誠知事。毀之。知事辭以不敢。掇禍。新怒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拆。俄有巨蟒蟠卧。內引首作吞噬之狀。新叱

之而遁。安寢無他。未幾再領雲岳。建經藏。太史黃公庭堅為作記。有以其親墓誌鏡於碑陰者。新恚怒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析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晚還住黃龍。學者雲委。屬疾。退居晦堂。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泊然而逝。訃聞諸方。衲子為之嗚咽流涕。茶毗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于晦堂之後。

淨梵

僧淨梵。嘉禾人。姓竺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因而懷娠。生甫十歲。依勝果寺出家。祝髮從湛謙二法師。學教得其傳。初住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過。大觀中。結二十七僧。脩法華懺。每期方便正脩。二十八日。連

作三會精恪上通。感普賢受羯摩法。呼淨梵比丘名聲。如撞鐘時。長洲縣宰王公度親目其事。題石為記。又嘗夢黃衣人請入冥。見王者令檢簿。云淨梵比丘累經劫數。講法華經。即遣使送歸。一日禪觀中。合衆皆見金甲神人。胡跪師前。又在他處懺期。蒙韋馱天點檢大衆中。有戒不嚴淨者。先以預定。後果懺法不全。時姑蘇守應公有婢為祟所惱。請師授戒。其妖即滅。葛氏請施戒薦夫。見夫逸師三匝而去。待制賈公見師道行。即補為管内法主。師住持十餘年。亡後焚軀。有舍利五色。

道隆

婺州僧道隆。雲遊諸方。寓江州能仁寺。所為不常。但呼為風和尚。紹興元年。行化抵瑞昌。投宿天花寺。夜有男子

垂泣言。弟子不幸。在生前廣造惡業。現墮牛身。一尾生於頭上。形模醜異。願師慈悲。為我懺悔。令脫此苦。明日至若山湯氏家。一門男女悉出。作禮啓告曰。前日牛產犢甚怪。尾出頭上。恐於寒家生災。願和尚暢此因緣。以洗宿咎。須臾驅牛前來。掉頭搖尾。若乞憐狀。隆咄曰。汝昔者作業。茲日難逃。雖受此形。本性何異。豈不聞為山和尚示衆言中。有響句裏。藏機汝若於斯。會得。便見靈光動耀。照徹十方。佛與衆生。本同一體。其或未然。當為說偈。牛受記畢。隨隆歸寺。觀者以千數。牛見人。俛而不食。如羞赧態。除夕忽殂。隆夢來謝。遂領衆然炬焚之。

靈芝

靈芝律師。重造明州五臺戒壇。成有一老人。神氣超邁。

眉鬚皓白。進而啓曰。弟子有三珠奉獻。以為壇成之賀。言訖。忽然不見。因置其珠于壇心。屢現光相。其後有壇主會十師。大開戒法。越二日夜分。有一僧登壇。忽覩珠光外徹。內現善財童子。僧乃驚呼。衆起視之。悉皆環禮。自是每夜。僧衆益伸虔懇。而珠之所現。或金色佛。或六臂觀音。或紫竹碧柳。或奇木怪石。或迦陵頻伽。飛舞左右。或月蓋。張者。或龍神獻珠。神變非一。見者聞者。皆謂希有。

常羅漢

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此名。楊氏媪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錄醮。道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

為汝懺悔。楊家甚喜。設座延入。僧顧其僕云。去街東第幾家。買花雌雞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泣請曰。尊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啓醮。遂舉家內外。久絕葷饌。乞以付隣家。僧不可。必欲就煮食。既熟。就廳踞坐。拆肉滿盤。分置上真九位。乃食其餘。齋罷。不揖而去。是夕。賣雞家及楊氏。悉夢媪至。謝曰。在生時罪業。見責為難。賴羅漢懺悔之賜。今既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以為冥塗得助。紹興末年卒。肉身久而不壞。

膽巴

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祕。得其法要。世祖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

嘗呪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即愈。又嘗為月的迷失言異夢。及已還朝。期後皆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吩成宗命禱于摩訶。葛刺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為成宗禱疾。遂愈。賜予甚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為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川。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眾咸驚懼。惟幄殿無虞。復賜碧鈿杯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膽巴帝師。

神僧傳卷第九



